

【佛告大王。汝見變化遷改不停。悟知汝滅。亦於滅時。汝知身中有不滅耶。波斯匿王合掌白佛。我實不知。佛言。我今示汝不生滅性。】

這一段經文相當有意思，希望同修們要細心去領會。經是一部大經，而且是有相當深度的經，我們聽一遍，能夠聽懂多少就算多少。如果要發心去研究，諸位必須要曉得，要研究經教，不能從這部經下手，這是我特別要奉勸諸位的。如果說有心將來要是專攻《楞嚴》，現在下手可以說從背誦上倒是一個好辦法，就是背誦經典，如果能夠發心連註解都背，那是最好的。你要這樣背，背個十年、二十年，也許就有開悟的一天。這個辦法雖然是笨，但是給諸位說，非常牢靠，就是靠得住，能夠有開悟的一天。要想研究，一定要由淺而深，按照順序來學，這個樣子才能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大乘尤其是了義經，可以說法味是無有窮盡，愈看就愈有味道，多看一遍那法味必定是更濃。所以古人發願一生專弘一部經，實在是很有道理，就是專精，精才能夠入得進去，入才能夠通達。雖然一切都通達，他一生還是弘揚這一門，給後學做為一個榜樣，這是非常有道理的。

在這段裡面，可以說已經明白指出我們人生生死大事究竟是什麼，所謂迷是迷這個生死大事，所謂悟也是悟這個生死大事。我們從前面世尊跟波斯匿王對答上，波斯匿王已經觀察到變化密移，這在唯識裡面統統是講行陰之苦。行陰之苦，給諸位說，連無色界都免不了，我們平常講三種苦，欲界裡面三種都有，苦苦、壞苦、行苦都有；到色界天，色界有壞苦、行苦，苦苦沒有；到無色界天，

他連壞苦也沒有，但是行苦還是不免。所以佛教給我們三界統苦，統苦是迷的時候才有苦，可是悟的時候就沒有苦了，悟的時候不但在無色界裡頭沒有行苦，就在欲界裡頭連苦苦也沒有。我們要是曉得這樁事情，才曉得佛法自始至終追求的就是一個覺、就是一個悟，不覺不悟沒有辦法離開苦。而行陰之相，經裡面常講剎那九百生滅，「一彈指六十剎那，一剎那九百生滅」，這是行陰的形相。不但我們凡夫粗心大意不能夠覺察，連小乘聖者、權教菩薩都沒有辦法能夠覺察到還有行陰，這是多麼微細的功夫。

解決的方法就是在修定，唯有甚深的定功，像本經裡面只說一個問題，就是楞嚴大定，阿難所希求的。楞嚴大定是稱性之定，換句話說，是真如本性裡面本來具足的大定，叫做性定，不是屬於修得的。諸佛如來性定的受用現前，我們凡夫有沒有？有，不是沒有。有沒有喪失掉？沒有喪失掉。沒有喪失掉，為什麼現在亂成一團、亂糟糟的？我們是把性定迷了，所以我們自己的楞嚴大定不能現前、不能起作用。而在諸佛菩薩眼睛裡面看一切眾生，人人都在楞嚴大定中，他看我們是在定中，我們自己倒不覺得我們在定中。凡是見到性的菩薩，都能夠見到一切眾生統住在大定之中，為什麼？性定。諸位能夠要體會到這點意思，大乘佛法重視定，但是重視在性定上，而不是重視在修定上。為什麼？修定還是在生滅心裡頭，依舊是在行陰裡頭，逃不出行陰。五種受裡面叫做捨受，四禪八定都是捨受，身離苦樂，心離憂喜，苦樂憂喜都沒有，這個身心很安定，這是什麼情形？捨受，四禪八定都是捨受。再把標準提高一點，阿羅漢所證的偏真涅槃也是捨受。阿羅漢、辟支佛、權教菩薩，還沒有轉阿賴耶為大圓鏡智，還沒有到這程度；換句話說，他依舊不出行陰的範圍。這個我們聽聽就聽聽，實在講我們能不能做得到？做不到，這個境界太高。

佛法裡面有，所謂有一乘圓頓根性的人，他一開頭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修，可是那要是個圓機。圓教的根性人不多，圓教的根性人，跟我們一般人不一樣，最不相同地方就是圓教根性人心量大，對人對事都沒有界限，能夠包容，這樣的人這根性學大乘佛法是方便多了，他不執著、他不分別，他能夠隨順。所以十大願王裡面恆順眾生，就是圓頓根性人修行入手之處。你們看看十大願王，我這次在南部又講十大願王，剛好也講到這一段，每講一遍這個體驗都不一樣。《行願品》裡面說得清清楚楚，無上菩提是從菩提心來的，菩提心是從大悲心來的，大悲心是從恆順眾生來的。不能順著一切眾生就不能夠有大悲心，沒有大悲心就沒有菩提心，沒有菩提心就沒有無上菩提。大乘圓教從哪裡學起？要從恆順眾生學起。這點就相當不容易，也就不是我們普通人能夠做得到，可是走這條路是捷徑，成就的確是快。圓頓根性的人人心量大，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他有定力、有智慧，智慧是能夠揀別，定力是如如不動，這樣的人他發心要是正確、方向也正確，在一生當中可以說沒有不開悟的，決定會開悟。

在此地波斯匿王所示現的，這就是漸漸覺悟的一個相，知道生死是一回什麼事情，原來是剎那遷流。這種情形，我們世間聰明智慧的人也有覺悟，諸位讀過歐陽修的《秋聲賦》，歐陽修在文章裡也有幾句話，我們讀文章像這些地方都應當把它記住，文裡面有所謂「百憂感其心」，這是心與外面境界相感，傷感的事情太多了；「萬事勞其形」，許多事情勞身，勞心、勞身。一個人一生身心勞苦，諸位想想這就是不正常。歐陽修又說，「有動乎中，必搖其精」，這就是講人生之秋。下面幾句尤其說得好，「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」，在打妄想，力量根本辦不到的，去想它；做不到的，要去想去做它，這在佛法裡講妄想。我們所想的，一定要想到我們自己

的能力、我們的環境能不能做得到；超過我們的能力，超過我們的環境，你再要去想是自己找苦吃。所以聰明人，曉得自己有多大的福報做多少事情，做得很自在。人家做的事情，做很大很大的事業，人家福報大，我們看到用不著去羨慕，用不著去跟他比賽，那叫自找苦吃。自己必須衡量自己的智慧、衡量自己的福德，我們盡心盡力，這個功德就是圓滿的。歐陽修有覺悟，歐陽修也是個學佛的，他是皈依佛教的三寶弟子，所以他的文章裡面很多的禪意，很能夠發人深省，這都是我們必須要曉得。我們自己要覺悟，覺悟之後自己才能夠選一條正確的方向、道路，我們這一生就不至於空過。

波斯匿王他這個覺悟就是代表我們說的，經過他這樣一番分析之後，我們自己一定要覺悟、要明瞭，人生就像過路的客人一樣，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不是長住的。真正懂這個道理，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好爭的，還有什麼好求的？你又能爭得什麼，你又能求到什麼？假如你真正能夠爭得到、求得到，那值得，你這爭求值得；你求不到，你也爭不到。古大德常說「萬般將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」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沒有一樣東西是自己的，這是我們必須要覺悟的。你能夠真正覺悟到這個關頭，到這個境界，你自己必然得自在，身心清淨一塵不染，這才是真正的福報現前，心就定了。可見這個定是性定，稱性之定，不是修來的。你們再要不信，你去念《了凡四訓》，袁了凡居士跟雲谷大師兩個對坐，三天三夜不起一個妄念，雲谷大師佩服得不得了，他一生當中沒有見過幾個人能夠有這麼深的定功。了凡居士修過定沒有？沒有。他功夫從哪來的？本來具足的。為什麼？他曉得一生都是命定的，還有什麼求？求也求不到。命既然定了，他不求，所以他沒有妄念。這個大定不是修來的，放下，定就現成的，就是於世無求、於人無爭，大定就現前，行住坐臥都在定中。絕不是說，了凡居士跟雲谷禪師在那裡盤腿面壁

的時候三天三夜不打妄想，他放開腿子走起路又打妄想，他還是不打妄想。這就是說明一個真正能夠相信命運的人，他心也定了；凡是心定不下來的，他連因果報應都不相信。他要真正相信一飲一啄莫非前定，他怎麼不得大定？

我講《了凡四訓》，我說袁了凡是標準凡夫，我們連標準凡夫都不夠。為什麼說他是標準凡夫？他雖然有定功，他並沒有開悟。他的受是捨受，不修就得來，人家要修上他那個功夫，可不是簡單的事情，禪宗裡面說總得蒲團坐破幾十個，才能夠到他那個境界，但是還沒有他那個自在。他遇到雲谷禪師之後，只要他一回頭，他就有了不起的成就，在世間有求必應，沒有求不得苦。在世的時候有求必應，捨報之後要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諸位想想，還不是垂手可得嗎？有什麼難事！這是個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者，是我們的模範、是我們的典型。諸位要問，學佛從哪裡學起？從了凡居士這《四訓》學起，那是穩穩當當，非常的牢靠。你要用這個東西來做基礎，好好的學三年，再去看經，那個境界就不一樣、就不相同。你要不在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上認真打個三年基礎，你學三十年的大經大論，三十年學完之後，可以送兩個字給你，「不通」。這麼學三十年的這些老居士不乏其人，從前張齡居士就是個榜樣，張齡居士是皈依虛雲老和尚的，在大陸就學佛的，學了一輩子，經典都通達。他聽我講經，他跟我說，「法師，你講上一句，下一句我都曉得是什麼」，可是他很老實也跟我說，他說「我自己可是一團糟、亂糟糟的，你叫我上台我一句講不出來；你叫我聽的時候，聽到上一句我就曉得下一句」。這是什麼原因？沒有打底子。

在今天有些人來問我，我在每個地方講經都有人問我，學佛應該怎麼學法？也有人問，「我學這個經好不好？學那個論好不好？」我都搖頭，都叫他們感覺得很失望，可是我是真正愛護他。如果

要學，要從頭學起才會有成就。講堂裡面講這些大經大論，是無可奈何的事情，那是大眾啟請的，不是為某一個人特別講的。大眾啟請的，我們隨著聽就是，剛才講過，聽多少算多少。如果單獨為你講的那就不一樣，單獨教一個人那不相同，絕不會一開頭採取這個大經。剛才也說過如果採取大經，那是研究專宗的方法，必定是叫你背誦，而不是講解給你聽。這部經要能夠把它背出來，大概至少也要半年的功夫，如果要背註解，恐怕得要兩年的時間。兩年會背了，能不能就聽講？給諸位說，還不能。為什麼？兩年雖然會背，不熟，會背之後每天背一遍，至少還得要背三年，三年背上一千遍。會背之後再背上一千遍，才聽講、看註解，那不一樣，可以說是在楞嚴會上真正的當機者。我們現在又要偷懶，又還要趕快成就，哪有那麼便宜的事情？

我前天看到中國時報有一個小方塊，談的是國劇，現在國劇人才缺乏，題目好像是老師傳授的時候都要留一手。實際上並不是老師要留一手，老師是真正想教學生。今天在國劇界，真正好的老師哪個不愛惜學生，哪個不想把他的東西傳授下去，叫學生們發揚光大？可是今天學生到哪去找？這是國劇界非常感嘆的一樁事情。好像它這個東西連續刊了好幾天，我只看到當中一段，我還把這段剪下來。國劇界如此，哪一界裡頭都是這樣的。它談到現在人這個心理，就是求趕快成就，老師學這東西學了十年、二十年，他最好是兩個月、三個月就成就。我過去也碰到這個情形，能不能辦得到？辦不到。再者學生對老師沒有恭敬心，這都是傳授當中重大的障礙，學生所表現的叫老師寒心。不像過去，過去老師教過我一天，一生都不忘記，念念當中總是要報答老師，總是會照顧老師的。現在的學生就有些態度不好，東西學去之後，再見到老師如同路人，叫做老師的寒心。這種現象不但是在國劇界，諸位想想，各行各業都

是這個現象，我們佛法裡頭也不例外。

我在南部講經，這次講經我就很不客氣的跟這些同修們說，佛法的衰，每個在家弟子都有責任。為什麼？你們不照顧這些小比丘們，不愛護他們。供養，哪個法師名氣大、地位高，頻頻供養他，錦上添花。初學的小和尚困苦艱難沒有人照顧，他的生活不安定，前途沒有保障，心裡想修學沒機會，於是怎麼樣？自自然然走到經懺路子。為什麼？為了生活。不能怪這些年輕的出家人墮落，不可以怪他們。如果我們在家同修對他們都能夠照顧到，使他們身心都得到安穩，他一定會向上求學的，哪個人不肯向上？誰自甘墮落？真正能夠說是一切都不計較、一切都不顧慮，發憤苦學的，又有幾個人？太少了！受不了苦、受不了環境折磨而退心的比比皆是，能夠在境界裡頭不屈不撓，真正是鳳毛麟角。所以對於年輕肯學的、肯向上的，一定要照顧，這是佛法未來的傳法之人，能夠成就一個人無量無邊的功德。我在南部講經過去沒有錄音，這次講經有錄音帶帶回來，將來有時間放給你們大家聽聽。我們同修一定要牢牢的記住，為眾生才是真正的為自己，為一切眾生，人我執、法我執不求斷，自自然然就斷掉，這種斷煩惱、破知障的法子妙極了。不像小乘人那麼呆板，用些笨辦法三大阿僧祇劫還斷不乾淨，煩惱、所知都斷不乾淨，沒有圓頓來得痛快、來得乾淨。所以我們對於世法，或者對於出世間法裡頭還有所貪染，讀了這段經文應該要曉得警惕。

今天接著講這一段，佛要指示我們，就在我們身心之中，有一樣東西是不生不滅的。如果我們把這個不生不滅的東西找到，就要用它做本修因才能夠速成無上道。看看這個我們會不會？如果諸位是真正找到，經上給諸位念一念、給你講一講，也似懂非懂，說不懂你也會懂，你馬上能說得出；說懂，你不懂，為什麼？你日常生

活當中還是用分別、還是打妄想，換句話說，你還是用生滅心。真正懂了就會用，日常生活當中就用這個不生不滅。你什麼時候會用不生不滅，給諸位說，你就證得無生法忍。會用不生滅的心，境界就不生不滅，妙極了，楞嚴大定立刻就得到，無量的智慧從這個定中生起。我們同修有這樣殊勝的法緣，尤其是我們道場不受任何限制，能有充分的時間跟諸位細細來討論這個問題，希望大家開解，希望大家悟入，無論是出家、在家都有資格傳持大法。佛陀在世的時候，維摩長者是在家佛；玄奘大師在印度，勝軍居士是在家菩薩。我們民國初年，在家菩薩不比出家菩薩少，大家都曉得，像楊仁山、歐陽竟無、李圓淨、徐蔚如、江味農居士，都是在家菩薩，都是傳佛大法之人。所以大家不要以為，「我是在家的人，佛法之興衰與我沒有關係」，那就錯了。在民國年間，在家菩薩的貢獻比出家菩薩要大得多。

諸位今天讀的經本，能夠把科會進去，整理得這麼清清楚楚，都是在家菩薩們做的。《華嚴經疏鈔》新排的版本，是徐蔚如居士他們發心來做的，李圓淨居士主持這個事情。我們現在讀起來這是校正本，比《藏經》裡面原本讀起來要暢通得多。人家可以說是畢生的精力，把科判編成表解，再把經文跟十幾種不同的版本來校對，重新再排，我們今天能夠讀到《疏鈔》。他們對佛法貢獻這種功德真正是不可思議，都值得我們效法。在家同修一定要發大慈悲心，出家的環境沒有在家好，出家修學相當的艱難，我們為了使佛法不要中斷，在家菩薩就要發憤努力，續佛慧命。千萬不要把責任統統推給出家人，統統推給出家人，佛法會滅、會斷絕。要學過去在家的菩薩當仁不讓，別的事情可以禮讓，這個事情不要禮讓。今天有個同修跟我說，他們最近印《維摩經》，底本是從我們這裡拿去的，我們現在大概只有三、四十本的樣子。他印好之後，我問他要



兩百本，將來我們把《維摩經》講一遍。《維摩經》是在家菩薩經，講一遍讓諸位在家菩薩，大家都學維摩長者，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在家菩薩。

這一段的大意就是如此，佛問波斯匿王，你已經觀察到這個身是遷改不停的，所以終於變滅。再反問他，你這身體裡頭還有不滅的，你曉不曉得？波斯匿王不知道。這就是代表我們凡夫，不曉得我們自己的身中有一分是不生不滅的。下面佛給他開示，『佛言，我今示汝不生滅性』，這意思說，你既然不知道，我現在給你指出來。這個話正是照應波斯匿王前面的啟請。佛說：

【大王。汝年幾時見恆河水。】

這從比喻上，也是就近取譬，因為舍衛大城離恆河很近，所以就近來舉這個比喻，問他你在幾歲的時候第一次見恆河水？就是見到恆河。

【王言。我生三歲。慈母攜我謁耆婆天。經過此流。爾時即知是恆河水。】

他三歲的時候，他的母親帶他去拜一個神，像我們現在朝山進香一樣，拜『耆婆天』。「耆婆」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意思叫長命，也就是長壽天，拜這個天就是求長命富貴。世俗人拜這個神的很多，這是印度當時的風俗，一般凡是小孩生了滿三歲的時候，家裡人一定會帶他去拜長壽天，求長命富貴。他說，從那個時候起我就曉得那條水叫恆河。

【佛言。大王。如汝所說。二十之時。衰於十歲。乃至六十。日月歲時。念念遷變。則汝三歲見此河時。至年十三。其水云何。】

你三歲的時候見到的水是那樣的，你十三歲的時候見到的水怎麼樣？諸位要記住，此地著重在能見，不是在所見。你三歲的時候

能見恆河的能見，與你十三歲能見恆河的能見，有沒有兩樣？

【王言。如三歲時。宛然無異。乃至於今年六十二。亦無有異。】

三歲的時候我能見的見，到今年六十二歲我能見的見也沒有改變，也沒有兩樣。諸位也許要問，年輕的時候眼睛很好，很小的字都看得見，現在年紀大了不行，不戴老花眼鏡看不見，怎麼沒兩樣？再問你，戴上老花眼鏡看的時候是不是一樣？還是一樣。可見得能見沒有改變，改變是眼根有改變，並不是你能見的見有改變，見沒有變。再看下面經文：

【佛言。汝今自傷髮白面皺。其面必定皺於童年。】

這是叫他自己比較，佛用這個方法處處誘導他自己覺悟。你現在六十二歲，你的皮膚、你的顏貌，跟你童年的時候一定不一樣。這就是講皮膚、身體是年年在變化，一年比一年衰老、一天比一天衰老，衰老的是身相。

【則汝今時觀此恆河。與昔童時觀河之見。有童耄不。】

這個題目擺在正題上來了，你三歲觀河之見，與今天觀河之見，有沒有童年跟老年的變化？

【王言。不也。世尊。】

波斯匿王很聰明，答覆得很正確，沒有變化，能見之見沒有變化，能見之見就是真性。可見得真性是從來沒有改變過，並不因為年齡增長而有所改變，由此就可以能夠悟出，見性是不生不滅的。這是在我們生滅身當中，指出不生不滅的這一部分，不生不滅就是我們的真心。我們現在的心叫妄心，不是個真心，我們這個心是什麼？就是分別、執著、妄想，這是妄心。為什麼？它有生滅。忽然起這個念頭，這個念頭起來，再起第二念頭，前個念頭滅了，所以這個心叫生滅心。我們現在學佛是很大一個麻煩事情，麻煩在哪裡

？我們就是用生滅心來學佛，所以佛法不通，不會開悟。佛說經是從不生滅心裡面說出來的，我們現在看，看不懂，為什麼看不懂？我們用生滅心來看。佛是從不生滅心裡頭說出來的，我們用生滅心來看，不相應。縱然我們遇到佛菩薩，佛菩薩給我們講，我們也聽不懂，為什麼聽不懂？人家從不生滅心裡頭說出來，我們用生滅心去聽，也是不相應。所以經有了義、有不了義。了義、不了義，嚴格的講，多分是在自己用心不一樣，如果我們用不生不滅的真心，沒有一法是不了義，法法都是了義；我們還是用生滅心、用妄想心，如來給我們所說的話也都是不了義。心變境界、心造境界，這是我們必須要曉得的。我們看佛說法的善巧，看他所用的方法處處給學生都是啟示。再往下面看：

【佛言。大王。汝面雖皺。而此見精性未曾皺。皺者為變。不皺非變。】

面是有皺紋，那個皺紋是一年比一年多，觀河之見這個見精它沒皺紋，面皺了會變，不皺的可見得就不變。如果我們拿賓主來說，不變的是主人，會變的是客；不變的是空，會變的是塵。客塵是會變的，主空是不變的。要緊的是我們能夠認識主人，我們才能夠支配客人，拿現在話就是我們才能夠接待客人。我們要是認識真性，對於一切萬象我們才能真正享受到，運用就是享受，在這裡面才能夠得大自在。下面說：

【變者受滅。】

有生滅這個相。

【彼不變者元無生滅。】

不變的哪裡有生滅！

【云何於中受汝生死。】

變就滅，不變就不滅，這就是指出生滅之中有不生滅地。給諸

位說，這個話是佛在教學過程當中的方便語，如果要講到真實的話，我們相也不生滅，不但是見性不生滅，我們相也不生滅。諸位要是證到無生法忍，是什麼樣境界？見不到生老病死，見不到成住壞空，一切萬象就跟見性一樣，都是不生不滅。證無生法忍，不見有少法得生，一切法不生哪裡來的滅！這才是究竟了義。但是這個究竟了義法，給諸位講，很難接受。佛這種講法，我們容易接受，這說生滅與不生滅和合，還有某一部分生滅，逐漸誘導我們入真正的境界，那個真正的境界叫一真法界。佛說這個境界，這個境界是十法界裡頭的境界，不是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裡面相也不滅，覓生老病死了不可得，這才是佛的境界，這才是諸法實相。學佛的人希望開悟，悟個什麼？就是學佛的人念念當中沒有一切的希求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見到一切法不生不滅，他就證無生法忍；換句話說，在圓教裡面最低限度他證到初住菩薩地位。這個時候念佛是理一心念佛，禪宗裡面叫大徹大悟，教下裡面叫大開圓解，念佛法門裡頭理是一心不亂。我再給諸位透個消息，也許諸位會問，我能不能做到？我肯定的答覆你，你一定能做到，就怕你不肯做。你不懂理論、不懂方法，盲修瞎練，一輩子都不能成功的。你要是懂理論、懂方法，會做得到，一定會做到，這是真正證得解脫。解脫、法身、般若都有了，這是一而三、三而一，你才曉得這個事情千真萬確。諸佛菩薩、歷代祖師沒有欺騙我們，他能夠證得，我們也能證得，我們為什麼不幹？可是這個事情又急不得，怎麼說急不得？你用分別心就急，不准你用分別心，要叫你用不分別的真心，你才能夠證得。

這個地方，在《楞嚴》一開端，主要就討論這問題，這是個根本問題，就是你會不會用心？我們這個經一開端就討論這個問題。十番顯見，是從二種根本來的，一種是菩提涅槃的根本，一種是凡夫生死的根本。生死的根本就是用的妄想心，菩提根本就是用的不

生不滅的真心，真心是什麼？就是我們六根當中的根性，在眼叫見性，在耳叫聞性。我們用見性見一切萬法，見一切萬法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心裡面怎麼樣？如如不動，就像明鏡照物一樣，照得清清楚楚，鏡子本身不動。眼見色如此，耳聞聲也一樣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叫我們用根性去接觸，不要用意識。意識是分別執著，第六意識分別，第七識執著，六、七都是妄想。我們還是用六、七識，這個就是麻煩事情，這才勞累諸佛菩薩苦口婆心說這麼一大藏教。如果我們在此地猛回頭，捨識用根，給諸位說，三藏經典都是廢紙一堆，沒用處，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是廢話一大堆，一點都不錯；不能捨識用根的人，那有大作用，可見得關鍵就在此地。

這個法門高，我們聽了不得受用，就是境界轉不過來。我從今天起發心，我就捨識用根，結果怎麼樣？還是用的識。怎麼說還用的識？「我要用根」，根從哪裡來？從分別心裡出來的。原來你用的見性、聞性都是從第六意識裡頭生出來的，還是第六意識。真正會用怎麼樣？真的會用，無念。《六祖壇經》裡面講的，無念就是正念。我們在一切法裡還起心動念，這個不行，錯了。不起心動念怎麼樣？還錯了！為什麼？不起心動念還是用第六意識內守幽閑。換句話說，動念也是錯，不動念也是錯，總而言之，你錯到底了。什麼時候你才能覺悟？沒有法子。沒法子，去念經，念上個幾千遍、念上個幾萬遍，古人所謂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，就是開悟。世出世間的學問都講求開悟，不悟沒有用處。我們天天在講堂裡面講，天天勸同修們讀，這叫薰習，薰習久了就會開悟。聽經我已經聽二、三年還不開悟，我要找個地方去修，這就不對。好多年前我就跟諸位說過，你看看古人所悟的，都是世尊言下開悟的，本經在第三卷，阿難尊者開悟了、摩登伽女開悟了，都是在法會裡面開悟的。沒有說是聽了之後，回去再想想，想想那叫思慧，想通了我再

去修，這叫修慧，這都把聞思修搞錯了。我們現在能不能修聞思修？不能。為什麼不能？我們現在智慧沒有透出來，聞思修是大乘菩薩的修法，聞思修叫三慧，聞思修是一不是三，所以叫聞慧、思慧、修慧。從哪裡來的？戒定慧那個慧裡頭來的。我們現在沒有戒、沒有定，哪來的慧？

大乘聞思修這三慧，我講得很清楚，諸位要牢牢的記住，聞思修三個字都是取的比喻。根塵相接觸這叫做聞；一接觸就明瞭就叫做思，思就是悟，就是解悟；這一悟的時候就對治，就斷煩惱、就斷習氣，從對治上來說這叫修，所以它是一不是三。我們怎麼樣？把它誤會了，認為聞是我們聽經、研究這叫聞；聞了之後再想想經的道理，再去研究研究，這叫思；想起那個道理，然後我們應該怎麼做，這叫修。統統搞錯了，菩薩要像這樣修法，個個都修到三途去。我們那個搞法，說得不好聽一點，聽的時候古人講的說食數寶，思的時候真是胡思亂想，修的時候盲修瞎練，能搞出什麼名堂出來？諸位看《六祖壇經》，我們過去講過的，《頓悟入道要門論》、《永嘉禪宗集》，這些都是過去講過，將來我們還要講，這些祖師教給我們的，跟佛的宗旨一樣，叫三學等運。三學三慧是同時完成的，念念完成的，所以他才有成就。因此在我們學習過程當中，對於薰修成為大乘圓頓根性，這是很重要的，這個辦法就是常常讀誦大乘經典，常常要聽大乘經典。本來我們是個不定的根性，一般講的五種根性，不定根性的人容易修成。如果是小乘根性，他過分的執著，他不大容易轉；圓頓根性，這是最上等的；其次就是不定的，不定就是不穩定，那就在於境界上的薰修薰習。如果能遇到好的境界、好的善知識來指導，我們用大乘圓教來薰習，就是不懂，不懂沒有關係，天天讀、天天研究，一遍一遍把印象加深，機緣成熟的時候就豁然大悟。

你要問什麼時候機緣成熟？這不一定，每個人不相同。遇到什麼事情開悟，每個人也不一樣，有人是見色開悟，有人是聞聲開悟，各人不一樣。禪宗裡頭有許多公案，有人聽到下雨，雨下在樹葉上他開悟了；有人聽人唱小調，他開悟了。《虛雲老和尚年譜》，他喝水的時候，茶杯掉地上打破，他開悟了，每個人不一樣。你要學虛雲老和尚，每天吃飯你把碗摔幾個，你也開不了悟，各人機緣不相同。這就是什麼？薰修的功夫成熟了，熟的時候不知道遇什麼一個機緣就開悟了。悟了之後，給諸位說，再把這個經一翻開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就跟諸佛菩薩所見一模一樣，法法都是現量境界，這是真正的解脫、真正的智慧，法身、般若、解脫同時現前。這種悟，在大乘佛法裡面叫見道，初初證悟這是見了道，從這個以後才叫修行。見道之後才修道，這個修道是真正修而不是盲修瞎練。由此可知，沒有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之前，修行都是盲修瞎練，都在那摸索。譬如念佛，念佛沒有到理一心，再問問你，念這麼多年佛，西方極樂世界有沒有把握？沒有把握。甚至天天打佛七、年年打佛七，打了多少年，問你有沒有把握到西方？還是不知道，沒有把握，這是盲修瞎練。見了道之後不一樣，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眼看到西方、耳也聽到西方，隨時想去隨時就到了，這是真實的境界，不是虛妄的，決定有把握，不像現在這樣摸索。宗門裡面見道之後才修道，沒有見道之前，他所有的功力都用在見道上。教下跟淨土法門豈有例外的？不過是方法不同而已。真正是一個大善知識，他一定是領導我們趨向見道這個道路。見了道之後，修道是自家事情，自己就會，用不著別人教，也用不著別人指導，自己就會。

今天講到此地，經文講得不多，拉拉雜雜的話說了不少，但不是廢話，對諸位都有受用。佛說一切經，祖師一切的註解，也都是

誘導我們向見道的方向去講。所以我們讀經、看註，要曉得這個方向、要曉得這個目標，你看、你讀才有味道，才能夠心開意解，才能夠法喜充滿。古人所講「讀書之樂樂無窮」，讀什麼書最樂？讀大乘佛經最樂，世出世間所有的書都比不上大乘佛經裡面的樂趣多。再給諸位說，樂趣裡頭最豐富、最濃的無過於《華嚴經》。《華嚴經》展開，「不對，讀別的經是有點味道，讀《華嚴經》枯燥無味」，那是什麼？你沒有嘗出那個味道。你要嘗到那個味道，是欲罷不能！就是你沒有進入情況，你不了解。翻書看不懂，像小孩一樣，給他看圖畫故事他看得很起勁，同樣的你畫些孫悟空、豬八戒給他看，他看了很過癮，你真正拿一部一百二十回的《西遊記》給他看，他不懂。為什麼？裡面沒有圖畫，一本那麼厚的書，看到白紙黑字，他看了沒有興趣。他要是看懂了，你再給他看圖畫故事，他也不看，為什麼？那個沒有味道，那個是小孩的，就不看了。同樣一個道理，這大經不懂，不懂沒有關係，剛才講薰習，一遍一遍的薰習，薰習的遍數多，漸漸就能夠入這個境界。

我是把我自己修學的經驗奉獻給諸位，我這個方法也是老師教給我的，沒有悟之前不能夠離開師友，這個很重要。所以過去我的老師指導我，就跟我說過，所謂是「趙州八十猶行腳」，這是我們佛教史上有名的，趙州和尚八十歲還在外面參學，不敢住山，就是不敢住茅蓬閉關。因為我那個時候剛剛出家沒多久，就有個機會，有個信徒他有個別墅，在圓山後頭山上，環境非常清幽，一棟日本式的房子沒有人住，盛滿法師就找我一道，我們兩個到那裡去住茅蓬去，環境很清淨。我就去請教老師，我說有這麼個機會，我想去住茅蓬，老師就把我罵了一頓，就說趙州八十猶行腳，你有什麼資格？於是給我說，住茅蓬閉關是什麼樣人？已經明心見性。就是說他的學問、他的知見，不需要再請教任何一個人，一切通達，才有



資格，就是不做學生，我現在閉關進修，我現在住茅蓬，不要到外頭參學了。從前參訪善知識，誰是善知識？也沒有宣傳，也沒有報紙，那個善知識也不會到外面去大聲叫著：我是善知識，你們來親近我。他也不會說的。什麼人是善知識？哪個人住茅蓬、哪個人閉關，他就是大善知識。你什麼問題都請教他，他要答不出來，他的門可以打開，「出來跟我一樣去參學，你沒有資格來閉關，沒有資格住茅蓬。」為什麼？你沒有見性，你也沒有大徹大悟。這是我們不曉得，給老師這樣子一喝斥，自己才知道原來住茅蓬閉關還有這麼大的學問在裡頭。以後看蓮池大師《竹窗隨筆》，寫得清清楚楚，可見得老師不騙我們，老師就是勸我們要學。學，在講台上就是修學，講台上講經就是在學習，諸位在下面聽的都是老師。沒有這麼多老師監督著，學生會懈怠、懶惰，就不肯學。這是老師教給我的，你不是要學嗎？學要在講台上才能學得成功，才能夠不斷的去薰修，這就是指出一條開悟的門路。當然各人所走的門路不一樣，我老師教我走的門路是這個門路，從這個門路裡頭去悟入。要有恆心、有耐心，不顧一切，也不顧什麼時候開悟，到時候了自然就悟入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這裡。